

水

利

集

浙西水利序

昔教王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者吳淞江東江婁江也震澤者太湖也太湖納江東浙西百川之水而澤之江三江也太湖之水而入于海水有所納溲有所決則震蕩者平定矣古謂太湖形勢如盤盂四維高中低自大禹乎成之後世代相仍經營修浚子汪萬謂基布縱橫注江達海即非天造地設皆由人力所成泰禧載籍成周則有小司徒營溝行水止水蓄水戕之匠人稍人保專任浚導蓄之事故無旱渴之患也漢有少府水衡水司空都水使者京師則有池監三輔太常宮九江則有隄湖官南海則有淮浦官江夏則有雲夢官內外分職故無

堽塞之憂也傳至隋唐則有都水臺諸司講明水利尤極詳備  
自宋則設三司又司農寺撥清指揮使水監提舉司州有守倅  
邑有令佐皆得以行其後導溝蓄之利又有范文正公王荊公  
蘇文忠公朱文公胡安定公諸賢輩出有志事功悉以治水為  
有志事功悉以治水為有國者之急務故得水利惟宋為多  
凡倉廩之儲無非洒給蘇湖水田五利唐宋每歲浙西轉運糧  
米數百萬碩給

餉諸處軍民

國家混一江南創開海道亦歲運糧米二三百萬碩悉歸內郡  
賴以足食所謂蘇湖熟天下足者此也若水利無益於

國無濟於民則前聖後賢胡為而為哉前聖作之後賢述之全  
則不以為結以致三江達海之道埋塞不通浙西數郡之內  
每遭雨溢則江湖數百里膏腴之水田皆為魚蟹之鄉或值旱乾  
則枕江千萬頃沃湖之陸地不任芻蕘之境燕燕河港國岸疎實  
為之隄防蓄泄之備也此故連年水旱五穀不登餓殍盈野弱  
肉強食妻子不保有仁心者所不忍聞大德八年設五行都  
水監

朝廷以為利群議以為害工役未興謗議先起形聲附和沮攬  
百端不容人力而為之未及三年卒廢弗置奸吏於是乎  
肆貪豪民於是乎恣橫胡遂成田江遂成蕩水隄里塞尤甚

於前冰凍夫因循苟且坐糜歲月人事不修天災倏至倫繫  
失度生民塗炭雖有智者不可救藥有秦

朝

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又曰使道使民雖勞不怨又曰使民  
以時又曰使民忘其勞則甚古者王於民也非宜暴  
之而已役之所以養之也為役之作無益之事聖人所誠至  
於農桑衣食之本未嘗不勸之諄諄而使王役役也若不耕  
桑衣食從何所出飽食煖衣未有不勤勞而得者也亦盡思  
其甚矣舍本不為愚甚惑焉故據議者王論而為之筭以俟  
明識之士倘推由己之必授極溺之乎覽其辭而惟其意取

至有利於民者舉而行之非惟漸右之率亦  
國家天下之大幸也抑我罪我其惟春秋肯至大改元春二月  
初三日雲閣任仁敦序

自神禹平成之迹熄後後世為司水之官行治水之事非無  
人也難其人也自非智足以行水仁足以澤民豈能其濟川  
之重事哉  
都水少監任公出承水利議各錄似讀數過蓋據議者之言  
答議者之問講究精詳議論超卓治水之方略井井有條凡  
地形之高下水勢之逆順河道之廣狹潮汐之往來與夫天  
時人事農務民情有關於官守者纖悉同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使議者互惑迎刃而解可謂深曉水利者矣錄中所載  
治水之法其要有三一曰濟江河以洩水二曰築隄岸以障水  
三曰置神寶以限水特其疏發不至於涸塞國其思方不至

於冊讀謹其啓開不至於失時三者不可偏廢三者俱備治  
水之能事畢矣捨此三者而言治水者未之信也  
任公佩詩書服禮義世居江鄉素諳農務水利之機環四方  
從士大夫游覽名山大川閱孔廣而涉歷多學識而講究精  
習中有禹貢書筆下有太史記真當世之通儒有用之宏材  
也慨念水為吳淞患其來久矣皆河道不通之故推視潞由  
已之心不避怨謗極力陳言以開江為第一義有司聞于

朝野

詔旨一力講行命率臣董其俊萬夫雷動衆紳雲合走江鄉  
冒寒暑忘寢食靡憚勞瘁兼年而事竟成繼而久雨水不為害



連年豐稔皆開江之力也當時富家五室惟各起夫土業遂  
萌沮壞之心異議漸起同聲附和或謂勞民勸農徒費錢糧  
無益於事殊不知民以農事為生養之本水利害實有闢  
於農事之成壞倘不思預防未免同循歲月或遇需勞洪  
久塞而水暴漲其地其沿乎吳民其魚乎豈不大可憂哉所  
以役民極治有備無患後之力所以利之也勞之所以佚之  
也陳言獻崇切中時病豈無益於事哉

聖上知其敢言嘉其成績授以水衡之官雖高極潯浙西然而  
必歸東平汴梁等處備疎七八年之勤勞不憚數千里之跋  
涉按行所部隨處極治固有失水順其性民蒙其福則澤

在念心名聲滿天下豈尸臣苟祿可同日而語哉  
分能以東明古汴治水之法施於青徐充豫為冀之開則天  
下之江河川澤何患不能遂禹舊迹耶惜乎美賢未歸姑袖  
澤川之乎行齊  
召命設施濟川之材亦未晚也僕嘗詳閱水利議卷之錄推原  
當時開江之崇事未成而謗興事已遂而利博昔以為非余  
以為是昔日之怨謗轉為今日之歌  
勸心者則公道明事  
體人則議論定此水利之事不容於不歸也顧然事固難於  
成尤難於久成之者有人繼之者得人則洲渚固終不至於  
廢弛今日佩都水師總者能以

任公憂民之心為心以  
任公治水之法為法做而  
行之而勿失千載猶一日也何  
患不能久乎故併及之以俟  
來者吳興趙孟頫謹題

跋水利書後

昔歲在甲辰分都水少監任公以吳松江故道隱塞使震澤之勢失其就下之性泛濫四出為浙西居民害為三十年分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以其議

上聞

聖天子惻然憫下民昏墊

命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是授愛詠多度惟公之言是取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穀之費各歸之用飲食之需上以誠應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四集而樂於趨事赴功物無疵厲民無天閼而事竟集由是震

澤無壅與三江之勢接漑潮于海水勢既縮瀕江上下田為  
水懷者堤垸既北漑為上腴至今無水潦患誰之力歟因歎  
自神禹治三江以泄震澤之勢至錢氏興江塞導之而迷  
者漑令再塞必又導之而理者通使天地山川之氣呼吸吐  
吞每潮汐上下者絕而漑續辯而漑伸由是觀之旱乾水溢  
豈穰饑饉匪降自天亦人之力也公之為謀也深其用心也  
專故其利人也厚公其仁矣人乎是書為導江澤為世法水  
利邊防胡學設科條以誨人良有以也延祐乙卯六月廿有  
五月河內許約跋

水利集卷第一

大德二年立都水庸田司

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大德二年二月初八日

奏過事內一件去年也速答兒明里不花等江浙行省官人每教  
審典赤紅紅說將來有牧附江南土後亡宋時田地有氣力  
的屬戶每影匠著有麼道奏了尋出四萬頃田地來那地內  
每年出產四十萬石糧絲綿布鈔等物這田地并種田水利  
均當專一管辦合五司農司衙門麼道說將來可去年夏裏  
俺商量了奏來在先五行司農司衙門管着四省地面來不

得濟麼道近聞革罷了也如今後立呵不宜也者又則這因  
地內有太湖亡宋時修理河道教水往海東流入去呵因未  
根底多得濟來收附江南之後富豪人戶每將那湖泊水築  
堤堰當住做了旱地種田的上頭那水漲漫出來係官并有  
姓的田禾概損壞廢道

世祖皇帝根底奏了教二十餘萬人將那堤堰挑開修理來自修  
理之後錢糧辦集因那河道的上頭掩有一箇商量如今教  
使臣回去到大都俺衆人商量了奏呵怎生奏呵那姓者廢  
道

聖肯有來俺和理會的人每一處商量來若立衙門呵多得濟有

不教五行司農司五一箇都水庸田使司三品衙門安什六  
箇人教也速答兒省官的地面裏專一提調田土河道呵怎  
生這言語裏面俺的一半伴當說為衙門官吏多麼道欽  
聖旨先行商量裁減有都勅五衙門呵且麼又俺一半伴當說不  
得濟呵衙門官吏裁減有這衙門若五呵說多得濟有雖那  
般呵咱每奏者教五的不教五的

皇帝識者商量來奏呵奉

聖旨如今教五者行一年不得濟呵那裏說將來那其間理會也  
者欽依施行往此省府除外仰欽依施行

大德二年都水庸田司條例



江浙行省往

中書省咨欽奉

聖旨設五浙西都水庸田使用合行事理中書省定五條刻所往

官吏咸各遵奉江浙行省添力提調諸人不得撓操違者究

治等事欽此今該擬到下項事理都省除外咨請施行合屬

欽依施行惟此省府除外今將

聖旨全文抄錄在前仰欽依施行

一江西練湖澱山等湖已有定五官湖界畔諸人不得似前

侵占獲為民害違者都水庸田使就便追斷

一浙西海水晝夜兩潮隨帶沙泥入港漸成壅遏亡宋時另

設撥清軍人專一撥洗今仰都水庸田使司於二八月內依  
時督責如法疏浚毋致壅塞與民為害據浚治河道修理提  
岸開填合用人工如何措置更為從長議擬咨省

一浙西開農種園叢成田若雨水傷田則車水出園或值天  
旱則車水入園其園岸損壞昇車水救田之時本處官吏頭  
目人等驗園內不以是何戶計種田佃戶務要人力均齊日  
夜併工不致為害如有田不即救禦五人所在官司就便勾  
斷各管官吏頭目若有怠慢去處以致傷害田禾都水庸田  
使司依例究治

一浙西官田數多俱係是貧難佃戶種納春首闕食無田主

借築國岸缺壞又自行修理官司不為存恤以致逼臨在逃  
荒僻官田深為未便今後官田佃戶若委無己業亦無請耕  
田至貧難下戶止種官田自赴官倉送納租者管民官司並  
不得將此等佃戶差充里正主首雜當一切催甲筭役坊爵  
農事失忙官租如違仰都水庸田使司取招究治  
一浙西諸湖河道塘岸所在開堤房舍各處管民官常加  
修理完備委官看守依時啓閉以節水勢仰都水庸田使司  
往來巡視但有廢墮作弊就便究治  
一澱山練湖諸入占湖為田頃畝所納租已收入官仰所在  
官司另行收貯若有合用修葺人工物料從都水庸田使司

募工支用年終行省通行考較

一都水庸田使司平江路設五司官分輪巡視其官員月俸

取田及往後行移等事並與兩政廉訪司一體定給

一都水庸田使司官員專一疏浚河道督責修固不許別得

差三

一都水庸田使司凡行公事若各路府州司縣不為奉行仰

都水庸田使司明取招狀自首領官吏以下就便與此正官

開申行省究治各按下方委管戶人真若有阻當亦行

治罪其路府州縣官吏勤惰亦仰都水庸田使司具各能

否實跡通申行考較年終擬咨中書省定奪

一若有該或不盡便且事理從行省與都水庸田使司一同擬定咨省

江浙行省添力提調

聖旨

諭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院通政院兩政廉訪司轉鹽運使司財賦總管府海道運糧萬戶府路府州縣達魯花赤管民官鎮守軍官各投下另委管戶人真及應管公事不以其是何官吏僧道軍民諸色人等中書省奏漸西水鄉田糧浩大亡宋後水漲田另有專設官府近年責付有司此法弊墜有力之家占湖為民田被水害

世祖皇帝特命與修俾水通流官民有益然河道田園雖常修理

沿河上下彼疆此界州縣不相統屬園內田土別管佃戶民  
官不能勾攝人力不齊事功難就擬設浙西都水庸田使司  
總行督責乞降

聖旨事往奏據本司合行事理中書省定立條畫所在官吏咸各  
遵奉江浙行省添力提調諸人不得境壞違者究治都水庸  
田使司却不得生事擾民往此

大德二年三月

日

庸田司通管江東兩浙

皇帝聖旨諭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院通政院致  
用院宣慰司南政肅訪司轉運鹽使司財賦總管府海道運

糧萬戶府路府州司縣建魯花赤管民官鎮守軍官各投下  
另委管戶人真但管分事不以是何官吏僧道諸色人等申  
書省奏江浙行省言浙西都水庸田使司設立以來修築園  
岸疏浚河道田農得濟其浙東江東等處多有興修水利合  
令都水庸田使司通行整治乞降

聖旨

事往奏據江東兩浙地面應有諸河道陂塘堤岸開填遇有  
興工去處所在有司於不以是何戶內隨即併工修理若因  
園損壞并車水救田時分各處管民官驗園內諸色有因土  
佃戶計儘力修治都水庸田使司通行督責俾水道通流園  
岸堅固毋致為害如不即救禦應從之人其各處官司占榜阻

當府州司縣靡墜作弊仰都水庸田使司就便究問年終提  
本司通行考較開坐各處勘墾實跡申呈上司如有合行事  
理依照中書省已定條畫施行凡在所屬咸各遵奉江浙行省添  
力提調務要成就諸人不得撓壞違者治罪都水庸田使司  
不得生事擾民欽此

大德四年二月

日

大德八年五月中書省照會該立行

都水監

都省往來咨平江等處河道五月二十一日

奏過事為一件江浙省官人每說將來江南浙西地為東諸處



雨水山水聚於太湖澱山湖經由吳松江通流入海吳松江  
海江的故道被海潮往來日漸淺塞了一百有餘里田地不  
曾開挑呵喂損着田禾廢道說將來呵合怎生開挑廢道差  
人去江浙省東講究去來他每和省得的人一同商量了說  
將來有吳松江流水去處若不開挑呵喂損着田禾浙西諸  
色苗糧戶內起夫開挑管水利的勾當立一箇行都水監就  
將來有俺商量來每年海運的糧斛多在浙西有吳松江淤  
塞地面若是有人種田或別占着的不揀甚麼人休教阻當  
合開挑處教浙西諸色苗糧戶內起一萬五千名夫自備什物不  
徒一年呵每一名夫免糧一十五石軍站除贖住地外依上科

者僧道也里可溫答夫當不分常住并權豪官員不以是何  
柱下不納苗糧之家利害都一般有五項為率着夫一名這  
般開挑呵為衆人得濟官糧也不悞了應有合行水利的勾  
當五一箇行都水監專管着更委徹里提調行御史臺廉訪  
司也教添氣力成就呵怎生奏呵那柱着欽此

五行都水監整治水利

皇帝聖旨諭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院宣慰司廉訪司轉運  
司管軍官管民官應管大小公事官員各投下人真諸色軍  
民僧道人等浙西近年以來屢遭水患百姓飢餓流移不勝  
艱苦推原其由蓋因吳松江等處故道淤塞每遇霖雨潦水

漲溢不能通泄以致淹沒田禾民被其殃今五行部水監專以整治水利相其地形從宜疏導底幾水不為災民得安業所有合行事理條列于左

一應修溝渠河道舊有官湖因其淤塞人民侵占為田今欲興工但有妨礙即便開浚諸人不得阻滯違者從行都水監究治應有園岸督責修理務要不致為害

一開挑修浚河道委行省平章政事關且提調供給仍斟酌差軍鎮過行臺肅訪司協力成就

一開挑修浚河道開堤等公用一切物料行省即於官錢內收買應付毋致闕悞

堂官議擬呈省受

勅以下就便治罪

一行都水監直隸中書省於平江路置司行移與廣訪司一體凡有閘碍行省公事轉令各路行移回報其閘碍水利各路府州司縣不為奉行及稅戶合着夫役擾而不辦官吏因緣作弊行都水監明白取招受

一折西苗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在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其軍班除贍役地外依上科著僧道也里可溫等失當不分常住并權豪官真不以是何族下不納官糧之家以地五頃者夫一石從行都水監選委廉幹官員部

夫賢佐其有意五事功廉能稱職者聽行都水監其實跡舉

明其者夫人戶雜泛差徭權行蠲免

一吳松江淤塞去處仰行都水監與元陳言人仕仁敘一洞

監視商議開挑務要成就其餘河道開填可以疏浚興修者

本監從便施行

一該載不盡凡可以興除利害者行都水監就便從長整治

事重者關部呈省

大德八年七月

日

行都水監添氣力

皇帝聖旨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院官人每根底宣慰司肅

訪司轉運司海道運糧萬戶府官人根底軍民管根底各換  
下頭目每根底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失密每根底宣諭的  
聖旨中書省官人每奏行都水監官人每俺根底題說近年以來  
江浙省所轄地面裏吳松江等處舊有河道淤塞的淺了那  
水漫流這幾年湮沒田禾百姓闕食生受的上頭立了行都  
水監衙門行了

聖旨立開挑舊河道的時分不得着官豪勢要富戶每的田地上  
頭便見識俺的勾當其間入來阻壞有可恨見呵添氣力的  
聖旨廢道奏來氣百姓每根底得濟的大勾當有江浙省官人內  
提調着開挑者行省行御史臺廉訪司等軍民官人每不揀註

添氣力交成就者不揀是誰他每勾當其間休入去者道來  
這般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有罪過者其餘不揀甚麼合行

聖旨體例行者這行都水監官人每因着這般宣諭了也麼道做  
無體例勾當交百姓每生受呵他每不怕那甚麼

聖旨大德十年三月十六日先入先委有特分

寫來五月十三日行監開讀

泰定元年十月中書省劄付

奏准開挑吳松江

皇帝聖旨中書省工部呈奉省判江浙省咨近為平江等處河

道比年以來通海溝港湮塞軍民官豪勢戶侵占水面揮  
第蓄優為蕩田近年水旱相仍官民虧失大利為此就委嘉  
興路沿中高朝列等本處正官挨究踏視講議到合開挑河  
道處所工物若便開挑緣災歲禁止動土如候下午各集  
憲恐臨時失於措置今差本省掾史鄧川貴督計集督請照  
詳可否

聞奏施行往此送批本部呈得至治三年

九月十四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節該但係官工役造作停罷者欽此除欽遵外  
本部議得上項吳松江河道江村行省已嘗選官相視講議



得修則官無虧粒民可足食若與其餘辦興土木之工一併  
停罷切恐溝港迤漸湮塞官民失利以此參詳合依已擬宜  
從都省明白  
聞奏開挑相應具呈照詳得此施行聞又往本省督亦為此事  
就元差開挑進河練湖前都水少監任奉欽本首所委李都  
事等官前去平江路松江府同本處正官再行相視講究到  
合開挑河道四處計料所用人工物浩大止令平江路松  
江府人戶開挑不能獨辦擬作二年兩次興工照依運河練  
湖例與附近州路軍民城廩僧道諸色田多上戶納糧收成  
納糧田數每田三項科夫一名為則每名官為日給糧三升

鹽茶錢中統鈔一兩田多者不過二百名令各路正官節領  
自今歲十二月興工次年二月農作罷散下年一休興修工  
畢置開鼓官差人看管依時啓閉興工時行省行臺官親臨  
其事本道肅訪司徒來董督依舊註五行都水監或依東平  
汴梁等處例令都水分監專以整治水利責任知州任奉政  
選選壕寨人等指分開挑庶幾官無虧損民可足食誠為便  
益本省就差宣使孟君仁賁咨前去計稟外咨請照詳可也  
聞奏施行此奉定元年十月十九日也可

性薛第一月

九天殿裏有時分  
火炁赤答失  
速古炁赤阿散  
火者阿思蘭

出月魯帖本兒伯要凡歹寶兒赤凡奴忽等有來  
祖邁傑右丞相例刺沙左丞相充滿迭兒平章善僧右丞相  
梁參政塔刺海參政事吉帖木兒尚書買驛郎中脫脫真外  
郎客省使欽察歹直省舍人捏迭千蒙古必開赤脫脫木兒

等

奏過事內一件脫歡各刺罕等江浙省官人每俺根底與將察  
文來揭俺所轄的平江松江等路八裏吳松江等處河道壅  
塞不能通流而水頸併將松江嘉定等處有姓每因箇淤淺  
了旱呵乾涸了交省得的人每相視呵壅塞淤淺了的河道  
合挑洗五開的地面裏五開似這般修理呵教四萬有餘人

興工呵今年十二月為頭至正月終六十日了畢交二萬有  
餘人興工呵二年可畢道說將來有又說與工將必於附近  
路分裏不以是何百姓內不教偏負均平起差人夫依修練  
湖的例與他每工錢口粮交行省行臺肅訪司并有司官一  
同提調着令修理就有德商量來是於官便民的勾常有依  
着他每說將來的與將文書去交修理若迭辦呵交一年修  
理了者交脫歡荅刺罕等行省官人每一同提調者再委聚  
先只班左丞又知水利前都水仕少監一處執諸各處交挑  
洗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着欽此都省除外今差本職將引都水監豪家二名馳

釋前去台下仰照驗欽依與江浙行省提調官一同督責挑  
洗往法蘭防毋致因而擾民生事路府州縣拘該去處若有  
怠慢就便究治仍請免已後久遠不致於害民法三省酒政  
制什者

泰定元年十一月江浙行省制什開挑吳松江

皇帝聖旨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往

中書省咨泰定元年中月二十五日旭邁傑怯薛第一日

嘉德殿後寢殿裏有將分迷古光赤怯烈該鎖亮阿光思蘭出

哈只火者寶光赤阿散亮忽魯等有來

旭邁傑右丞相例刺以左丞相亮滿迭兒年章兀伯都刺平

章張平章乃馬平章養僧在平澁武在平梁參政楊參  
政章言帖兒尚書脫亦納參議塔刺海參議李家奴即中世  
兀歹都事直省舍人捏迭十蒙古必闌赤脫脫水兒等  
奏過事內一件江浙省所轄練湖等河道挑洗將分  
奏往交知水利姓任的少監提調賜與了兩表裏既子那裏工  
程完備了時分商量與賞賜名分麼道奏了來他去將那勾  
當好生完備了來了有江浙省官人每如今又交挑洗吳松  
江等河道的就將來呵俺依着他每說將來的奏了也這河  
道挑洗時分又教舊知水利的任少監提調去者名分合商  
量的是來這河道的勾當完備了呵常川不致以這拉並帶

合志生立法計較的行與本省官人每文書去了也若合志衙門呵他的名分至月與也者目今且賞與他一錠銀子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姓者欽此照得泰定元年正月十四日

旭邁傑右丞相倒刺沙左丞相等

奏過事內一件江浙省所轄鎮江路練湖并運河教挑洗的上頭前去俺奏了行將文書去來如今江浙省官人每俺根底與將文書來根元講議挑洗練湖的任知州深知水利有他性大都去了有教他指分挑洗疾忙教迎來的說將來有俺南蠻來與他兩表裏改正登記鋪馬裏差將去教那勿當裏指

分做俾若他公謹完備了呵其間與名分賞賜呵怎生奏呵

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已經移咨本省欽依施行去訖咨請欽依施行

准此照得先准

中書省咨

奏准開挑吳松江已經咨請本省左丞資政與都省差來官一同欽依督責挑洗行下各處依上施行仍講究已後又速不致淤塞良法開申去後今准前因省府除外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須議劄付者

泰定二年八月立鄧水庸田使司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泰定二年八月二十日准

中書省咨泰定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奏過事內一件大都省官人每冬衙門裏令委付的總定擬了  
六十二員人奏將來了有於內受

宣的二十五員受

勅的二十七員合題名奏的為挑洗吳松江上深知水利仕  
仁發名字人根底前者俺奏着賜與了一定銀兩領襖子差  
使交挑洗去來他年及七十歲合致仕有是深知水利得用  
的人有從新整治設立衙門的將分不為例休教致仕做庸  
田副使委付其餘的依着他每定擬將來的委付呵怎生奏

可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庸田使密蘭張文諒學士鄧文原修撰周仁

禁差人馳驛欽費各官起馬

御寶

聖旨前去各處禮請外開坐啓請照驗禮請各官疾早之任施行  
准此又據掾史李頴呈近因廷調福建官負賣咨赴都奏定  
二年七月十二日起程開奉

都堂鈞旨

中書禮部省會仰李頴收領都水庸田使司印信一顆前來  
投呈蒙此今將領列前項銅印隨呈見在乞施行得此照得

近往中書省咨奏定二年閏正月二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一

奏

過事內一件節該江浙省所轄吳松江河道於官民勾當東

限有益濟的上頭前者俺奏了教挑洗來如今工程完備也

這河道

世祖

皇帝時分行司農司衙門管着有來在後革罷了那裏有一

箇松江府止管着兩縣別無親管事務革罷松江府將兩縣

撥屬嘉興路設立廣田使司衙門專掌在先所管的勾當直

隸省部行省為頭官提調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咨請欽依施行往此照得副使仕仁發金

事李君仁即日嘉興修置開樞除已差委提控宣使傅世古  
少費頒本司銅印一顆發下各官收管先行開司其餘官真  
差入分頭禮請王仕外省府台下仰照驗就便施行

中書省劄付開江立開

皇帝聖旨衷中書省來呈為吳松江置立開座等事得此施行開  
往江浙行省咨亦為此事都省議得吳松江既已開通置立  
開座所據本取除充江陰州戶年將致仕開期相近例合立  
仕錄上項開座即係欽奉

聖旨事意已經差委本取馳驛前方與江浙行省左丞孫孔平班  
資政一同親詣各處督責拘該有司依上修置外拋後五庸

田使司遴選諳知水利肅能官員除已另行尋為鈐注仍咨  
江浙行省照驗去訖合行仰照驗依已行事理施行有守關  
廛人夫與行省官一同議擬呈來須議割付者

中書省割付開江立開

皇帝聖旨中書省工部呈奉省判江浙省咨近准中書省咨平  
江松江等處河道比年以來通海溝港湮塞軍民樞要勢既  
侵占水面棟簷多蕪穢為蕩田近年水旱相仍官民虧失大  
利泰定元年十月十九日

奏通事內節該平江松江等路分東吳松江等處河道壅塞不  
能通流而水頻併積嘉定等處百姓每田苗淹沒了旱呵乾

涸了天省的人每相視河壅塞淺淤了的河道合挑洗五開  
的地面兼五開以這般修理河教四萬有餘人興工呵今年  
十二月為頭至正月終六十月可畢起差人夫依修理練湖  
的例與他每工錢交脫歡各刺罕等行省官人每一同提調  
者專委果兒只班左丞又知水利前都水任少監一處親詣  
各處挑洗河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都省差委前都水少監任奉政特引滾案馳驛  
前去欽依與本省提調官一同督責挑洗咨請欽依施行仍  
講究已後久遠不致淤塞良法咨來往此移咨本省左丞貴  
政與都省所委任少監親詣欽依督責挑洗及劉州平江等

路差撥人夫計東差來官指分地界分土挑洗仍講究已後  
久遠不致淤塞凡涉開申田往左丞資政咨於泰定元年十  
二月初四日破土興工開到平江等處人夫著後日期工程  
次第已經二次開啓中書省照驗去訖今批平江路申准本  
路監工官治中教化的奉訓牒泰定元年十二月據司吏曹  
文柄狀呈祇直省府官掌轄下松江府印押旁文該蒙省府  
官五等擬到各項開防事理云云本省今將料到夫匠工食  
錢糧木石等物抄畫圖本就委宣使周溫賡咨前去計舉外  
合行開坐移咨請照詳早為希咨回示准此批奉  
都堂鈞肯送工部照擬連呈奉此本部議得江浙省咨稟開

批吳松等江表不安置石開通泄江水江湖泛漲海潮帶沙  
入港妨於湮塞虛費工物擬合五開六座節泄水勢料到夫  
匠工食錢糧木石等物以此參詳上項河道既已開通今次  
安置石開即係都省先已

奏往事理合往省委官并行省所擬安置宜從都省移咨江浙  
行省更為照勘如委便益就令元委官員一同監督拘該有  
司照依已料工物夫匠口糧除就用先次銷用不盡糧鈔外  
有不敷於本省不以是何名項係官錢糧內依數應付起特  
修置工畢開具備細實銷仍依已行講究已後久速不致於  
塞良法咨省割付御史臺行下本道肅訪司体察相應具呈



照詳得此都省除外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須議劄付者  
泰定三年都水庸田使司添氣力

長生天氣力秉

大福廩謹助秉

皇帝聖旨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官人每根底行御史臺官人每根

底行宣政院宣慰司南政廉訪司轉運鹽使司財賦總管府

海道運糧萬戶府官人每根底路府州縣達魯花赤管民官

鎮守軍官每根底各投下另註管戶人員及應管不以是何

官主僧道衆百姓每根底宣諭的

聖旨中書省奏浙西水鄉田糧浩大曾在亡宋浚水沿田設官掌

世祖

之

皇帝時分一切水利特命興修有來在後專設衙門管領民  
賴其利比因責付有司委任不專此法遂廢河道田園修理  
之時州縣不相統屬人力不齊事功難就擬令後置衙門專  
道往奏今命密蘭張友諒為頭設置都水庸田使司衙門專  
治水利總行督責官民田園堤岸修理等事如遇湮游衝決  
拘該有司不即疏洗救禦怠慢可或應役工人占佔糾常因  
而欺公墮事者仰都水庸田使司應究治者隨即究治合行  
經田行省者行省究治事重者申請中書以聞年終比較勤  
惰中書考績其餘合行事理從中書省定五條刻施行江浙

行省用心添力成就諸人不得阻壞  
違者治罪都水庸田使  
司却不得因而擾民

水利集卷第二  
水利問答

議者曰古者吳淞江狹處尚二里餘備不能吞受太湖之水於是添設三十六浦以佐之且僅時有泔注因疇之患今所開汎止濶二十五丈置開十座其能去水幾何其利則未知也

答曰所開江身濶二十五丈置開十座每開濶六丈五尺可以泄水二十五丈吳淞江係潮水往來之地古人論開泄水之法極詳范文正公曰三分其時損其二焉謂如一日十二時晝夜兩潮四箇時辰潮漲八箇時辰潮落以八箇時辰計

之於內四箇特原自可落潮入之水以此乘除却止有四箇  
時浪水損之數所設之開盡夜皆去水之時也所以江面雖  
二里五寬不如十開之功也况今東南有上海浦新涇世故  
澱山湖三湖之水東北有劉家港耿涇疏通吳承等湖之水  
吳松江置十座以居其中潮來則開而拒之潮退則開  
而放之消消不息勢若建瓴直趨于海實疏導蓄而上  
策也與古之三江其勢相埒若天時少雨雖太湖汪洋浦溲  
其涸亦可待矣早則開而潴水以供灌溉乃一舉而得其利  
也

議者又曰吳松江自古無閘今置之非法也何不開通使江

徑改道一仕潮水往來豈不便易  
答曰治水之法先度地形之高低次審水勢之逆順尋源所  
流者順其性古人謂是水歸深源又曰泥沙隨潮而來清水  
蕩除而去今新涇上海劉家港等處水深數丈今所開五河  
止一丈五尺若不置疎以限潮汐則渾潮捲沙而來清水自  
歸深源而去新開江道水性來順兼以河淺約往泥沙不數  
月間必後淤塞前功俱廢故開不可不置也范士正以田新  
導之河必設諸閘正此謂也若欲再後吳淞江道須候諸閘  
啓閉流順可保衆水歸源其洶湧之孰可制禦當於此將將  
諸閘堵閉開挑一處堰堤仕潮往來借清水力東衝西決自

後成江矣考工記田善溝者水鬻之之謂也  
議者又曰吳松江前時通流今日何為而塞豈非如海東桑  
田王說黃河日走十里非人力之所可為者歟  
答曰東坡有言若要吳松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  
他處使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至有湮塞  
之患哉歸附之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木樁為柵或  
壅土草為堰或築狹河身為橋置為驛道及有湖泖港江又  
慮私壅船隻往來多行柵斷所以水脉不通清水日靜渾潮  
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松日枯淤塞也今日江勢正合東坡所  
見若曰如海東桑更如黃河奔突一付之天則聖人之手足

勝服致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為可也議者又曰錢氏有國一百有餘年止兵興年一次水災亡宋南渡一百五十餘年止景定年間一二次水災今則或一二年或四三年水災頻仍其故何也

答曰錢氏有國亡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所產之米以為軍國之計當時盡心經理使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開水利當與水害當除合使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若浩大必然為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常上戶簽言不能亂其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凡利害之可以興除者莫不備舉又接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田連阡陌位位相乘



悉為膏腴之產設有水患人力未嘗不盡遂使二三百年間  
水災罕見欽惟

國朝四海一統人才畢集擢居重任或者未知風土所宜以為  
浙西地土水利與諸處同一例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  
以一二年間或四三年間水災頻仍皆不諳風土之同異故  
也

議者又曰蘇州地勢低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古稱澤國其  
地不可作田此必然之理也今欲圍築硬岸亦逆土之性耳  
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悉仰給於浙西水田之利故曰蘇  
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低下不可作田以為必然之理此誠

無當之論何以言也浙西之地低於天下而蘇州又低於浙  
西澱山湖尤低於蘇州此低之最低者也彼中寓戶數十家  
於中每歲種植菱芡埋釘接笆填委葑土圍築硬岸豈非逆  
土之性何為今日盡成膏腴之田此明効大驗不可掩也既  
是澱山最低之湖經營尚可以為田却說已成之田不可作  
田天下寧有是理也真如癡人說夢雖屢千言豈足取信於  
有識之人哉

天  
議者又曰浙西水旱專係天情非人力之所可勝自來討究

治水之法終無甘成

答曰浙西之水利明白易曉特行之不得其要耳何謂無成

大抵治水之法其事有三浚河港必深濶築國岸必高厚置  
神寶必多廣設過水早有河港國岸神寶隄防而乘隙之自  
然不能為害倘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於天天下寧有豐年  
耶東坡有言浙西水旱此係人事不修之積非天時之所致  
即此謂也昔范文正公親開海浦時議沮之公悅意定見力  
排浮議疏濯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載之方冊昭然可攷  
乃謂終無甘成為是說者皆是苟圖富戶財物聽受富戶驅  
使而妄為無稽之言也  
議者又曰吳松江既開之後自今浙西永無水害何為大德  
十年十一年連值水災其故何也

答曰吳松江開濬所以修人事當為天災水滯豈人意之所  
能逆料大德十年自濟州以南直至浙右水害累甚且以此  
年浙西所收子粒分數比之淮北幾數十倍皆吳松江三牖  
并諸埭口子必放滂水之力以未開吳松江之前比之大德  
七年亦遭水害所收子粒分數比大德十年不及三分之一  
以此論之則水監豈為無功天災流行水潦為害人力之所  
至不過盡備禦隄防之方若除一分之害即享一分之利謂  
甯求無水害乃不近人情之論為執政者不當便聽其言不  
察是否乃真謂無功而縣罷之正如目壅而廢食也况自歸  
附以來二三十年所積之病豈半年工役之所能盡去哉

諫者又曰行都水監既是有益衙門何為衆口一辭皆謂無益而明議罷之

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之利害久而後明非高見遠識熟於世故通於水利者安知有以遠無窮之利彼愚民無知但見一時工役之繁害民肆奸又各供輸募夫之貲所以百端沮撓但謂無益以敗乃事殊不知浙西有數等之水極治方略皆不相同非立專司何能盡力責成辦事使水監衙門真無益於事古有國者亦廢而不置久矣何為周漢唐宋之世未嘗一日不用心盡力經營水利之事列之史傳代不乏人古語有曰水利通民力鬆斯言信矣若浙西低下

地不須水監整治即今中原高阜之鄉安用水監河道司為  
哉然則高阜之廢水監既不可闕而低下之地乃謂不必置  
為何不智之甚也數年之後河港復塞水害滋甚有憂民忠  
國者出必復興修水利之事為橫議者豈能終沮之哉  
議者又曰水利故不可不脩今隴西唐漢二渠止是責辦有  
司修浚田禾有收民更不擾浙西水利與隴西一體責之有  
司兼管豈不便乎

答曰隴西唐漢二渠長流水也浚成溝渠水自下流何難整  
治浙西地面有江海河浦湖泖蕩漾溪澗溝渠塘港汊沒  
淤漕淤等名水有長流活水潴定死水往來潮水泉石近水

霖霖雨水風決漲水潮泥渾水兩來交水風潮賊水海嘯溢  
水專性河名水性既異則整治方法亦殊豈可以唐漢二渠  
長流水例治之哉略牽浙西治水之具有水牯水竇斗門堰  
門堰門水硤水堰堰埧水涵石倉石囤邊餘土埽刺子水管  
銅論鐵範鐵鋤木杪木井竹筴木匣水車風車手戽桔槔等  
器龐西未必有也今說為此策乃不知地理之人如醯醢井  
蛙豈足與議遠大之事哉宋賢如范文正公蘇文公王荊公  
朱文公皆命世大儒肩經論天下之大材尚各一建策設官  
置兵專力經營水利之事不令有司兼管必有所見而為之  
當時所司專職乃任水利尚有未盡工役尚有未足若今有

司兼管何往而不敢事焉是說者未必長於蘇范諸公之議也况浙西地形高下水旱不均古人有言東州之官莫問西州之利或利於此必害於彼便有彼疆我界之分若無行監通行管領一體整治何能同心叶力均於水利也哉

議者又曰富戶田產所仰以為歲計者也雖無行監促之使耕督之使種孰肯舍己之田為無用之物哉不立行監可也

答曰浙西之田半非土著之戶往往寄產者多皆是本處無賴之人營求管領間有近理上戶每春修園浚河自能給借佃戶口糧秋成尚且一本一利拘收其或為富不仁之家唯爭侵漁靠損貧佃而已至於修浚痛惜小利如按春勸官司若不嚴加



督勸誰肯發意出糴接濟何以言之富戶有田百頃歲以收  
米萬石為率縱使一半無收此年必荒歉彼乃緩藏閉糴米  
價必增一倍增虧相補何損於他及有管莊猾紳若主家田  
土淹沒未至一分彼則花破太半反益於己所以不肯盡心  
於田疇水利之事豪民猾紳宜其幸災樂禍貧民秋收無望  
老小何以卒歲田疇日漸荒蕪職此之由也行監官吏知此  
之弊親臨點視追問倚勢不伏出糴之人彼則買騙官吏鄉  
胥人等或作逃亡或申事故根勾到官厘勒督責終肯給借  
錢糧農民方耘耕作最是官田佃戶無人給付糧本則束手  
無措例成荒白行監拘勒不分官民田土湏要一槩均熟有

行監如此督促尚猶頑慢若無行監所管其事蓋可知矣今  
行監既罷富豪故無均糧之費然貧民靠捐受無窮抑鬱之  
苦亦何時而可伸乎且富戶有田既有收糧之利修園浚河  
理合田主出糧佃戶庸力自古之通例也今則不然故行監  
不可不立也

議者又曰江南水利歸附以來如忙右臺丞相燕右丞為頭  
整理至不憐言平章董右丞趙左丞張可與參政張文質  
郎中嘗以二十萬衆開大盈浦次則柳大使行庸田司專任  
其責今則答剌罕丞相徹里平章李正卿宣慰力申行之以  
興大利紀夫一萬五千人工役半半其所成就不道如此人

力何能勝天徒病民而已矣

答曰聖人有言尚卑宮室而致力乎溝洫是專志盡力於水利者也承繇九載之後又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勞可知矣其久可知矣豈一朝一夕所可一蹴而就哉今之治水則不然也或始行而終輟或先勤而後惰或吝於浩費而不行或惑於浮議而弗講如前諸公數幸始焉未嘗不銳意以爲大利奈何一傳衆牀沮壞百端皆不能以終其事古人有不息近功以遺遠害之戒其此之謂乎譬猶人患寒疾服藥發汗之後所當時其湯劑節其飲食則氣體可以復完若恣其所欲不加調攝之功鮮有不勞復者又如有人築室棟

宇一新蓋瓦墻垣莫不極致數年之間單雀棲息風雨震凌  
漸致損漏若不時加修葺遂至東摧西倒化為瓦礫之場矣  
况水性不常少失備禦橫流暴漲奔迸四出若不說立專司  
假以歲月時常檢治未有不咸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者矣  
兼各官在任遠者僅一二載近者止十數月遷轉更易靡有  
定止及為華罷衙門悉皆中道而廢固宜若人之妄議竊毀  
也蓋水利之事湏是八年九載工力滋久方可成功今則責  
速効於目前求水利於數月以遽逼迫倉忙苟止舍其重而  
就其輕成於前而廢於後一曝十寒爭政百出又况豪富上  
戶司縣官吏生事撓擾難欲成就其可得乎然天道好還民

豈伏溺後之興水利者必有其人索之誌書與諸前賢之所  
辭明民病庶有瘳乎

議者又曰開挑河道既已深濶圍岸不須修築修築圍岸既  
已高厚河道不須開挑河道圍岸既深既厚肺竇不須葺亦  
三者兼行徒勞民力而已

答曰開挑河道所以泄水修築圍岸所以障水置立肺竇所  
以限水自古三者兼行而不相悖也謂如不浚河道略值冬  
雨若無河道以泄之則溝澮皆盈東風則濬湖西之田西風  
則破湖東之岸驟漲驟落常有數尺滂水之痕圍岸高則無  
力難以隄防故河港不可不浚及不築圍岸或遇暴雨無圍

岸以障之水漲入園車庠出田稻苗淹沒已經數日根株枯  
腐盡成弃物緩不及事故園岸不可不築神寶乃防拓冰旱  
之具遇澇則啟而泄之遇旱則閉以蓄之又且置住潭潮免  
致捲沙入河壅塞水道攷之誌籍傍海枕江一浦一堰皆有  
神寶蓋欲蓄水於未旱之先泄水於既澇之後乃神寶限水  
之功也故不可不立只此三說或者已不周知散乃輒生妄  
議以毀其事可謂不知量也

議者又曰河港園岸神寶三者俱備自可永無水旱之憂既  
無水之旱憂既無水旱之憂則民食可足誠為以遠之利也  
朝廷何為而廢之

答曰范文正公宋之名臣極盡心於水利嘗謂修園浚河置  
牐者相為表裏如鼎以足五閘一則不可三者備矣水旱豈  
足憂哉

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園岸牐竇無官整治遂致  
水利大壞若水旱小則害小水旱大則害大是以年久有水  
滄旱荒之田不可作又深可痛惜今謂浚河修園置牐有失  
遠之利

朝廷廢而不治者蓋募夫佚役取辦於豪富上戶邵夫督役責  
辦於有司官吏豪民猾吏二者皆非其所樂為所以搆扇勞  
牛必欲沮壞而後已

朝廷未見日後之利而但聞目前之擾奈何閘湖占江豪富之徒挾厚賄以賂貪官成事則難壞事則易安能迄底于成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經營富戶惡其出力所以累行而中輟不能成久遠之利也

議者又曰浙西累年水患百姓艱食何不盡役浙西之民依亡宋時江河舊跡盡數開挑為利豈不博哉

答曰古者開河之法濶不過二十丈今所開之江已濶二十五丈富戶人等只此等工役尚不能供給若盡役浙西之民將諸處江浦依舊跡開挑必動數十萬之衆百姓何能當此重役此成虛誕謬尤之論今次止動一萬五千人夫豪民猾



吏兒皆不愛尚且工役半年而沮况敢如此大率乎試舉一  
事言之亡宋有司農寺丞郊亶陳言水利六州三十四縣之  
民大興工役其為利豈不博哉官吏富豪聚集人衆於張燈  
并夜蹂破驛門挈去小兒亶則幙頭墮地彼乃鳴鉦散衆罷  
役亶追司農寺丞流內銓厥鑒不遠豈可復蹈已覆之轍哉  
議者又曰行都水監官吏泛濫擾及富戶又與行省及路府  
州縣官吏不和以此諸事爭差有司因而放富差貧欺詐不  
便行監有失糾治之過也

答曰行都水監設官六員下至首領官令史奏差壕寨總三  
十餘人所辟官員皆歷風憲有政聲者必不容在下人吏乘

時擾民路府州縣官吏既不相和或其所行不當有司焉肯容隱無臺憲分官監治添力成熟緣何竟無一謂正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也若果詐擾百姓則被糾彈者被斷罷者必有其人焉無其人則斯言豈足深信所謂擾及上戶無非督要人夫監給口糧脩園浚河而已此亦行監所合為者初非與人隲隙亦非為己營利無此等為富不仁之人若作從公督促必至頑慢悞事所謂順情官不辦官辦失人情若是也若有司目而放富差貧詐擾百姓自有風憲糾察按治於水監何預焉虎兇出於柙是誰之過歟

議者又曰行監官吏擾民害衆無益於事人皆言之非專豪

民猾吏也

答曰焉是說者不愛之人有云等焉路府州縣官吏部夫董  
後於荒野之中一兩月間親任其勞倘工程遲慢人夫在逃  
或簽夫放富差貧或檢田以熟為荒行監欽依已降  
條劃板招斷昨彼謂又添一監臨糾治上司此一不愛也都省  
元行每地五頃發夫一名腰裏官員撥賜田地俱是江南苟  
圖之人幹置管領凡當夫者用欽一兩彼則虛假十兩不說  
行監詎擾則難花破帳目腰裏官司聞其蠹幹之言亦難休  
問虛實不知治水乃是田地之利但見願夫先有欽米之費  
從而毀說於省臺以爲不便此二不愛也行監直隸都省昨

行省所屬情分已不相接又路府州縣慮恐連及又被路府  
州縣官吏日与豪強設計構詞譖毀沮壞此三不要也富戶  
受諸官府不吝傾財此等之人言不可信人亦信之其或存  
後之間倚恃勢力不伏號令及違期失悞必加譴責於是罰  
使斷罷永不叙用并發皮歹人誣告禁忌不利駕飾大惡凡  
可以加害者靡所不至此四不要也僧道有田不會納稅尚  
差今寺觀僧道五頃當夫一名寺觀初生願夫供役痛入骨  
髓僧道之徒布滿朝野陳之當途所說可知此五不要也江  
湖技術之士挾書游於豪富反郡守之門受其餽贍之私不  
知水利乃農桑之所先四民衣食之根本經由四方聽其所

囑不閱古書不問損益從而播說行監擾民害事此六不愛也

也嗚呼民不可与慮始者此也  
議者又曰是役也此六等人如此不愛既聞其詳抑亦有愛之者乎人愛之言如可無所聞也

落曰行監之所愛者小百姓也貧民佃種富戶之田春夏秋間青黃不接多無糧本廵相盤工食用且如沿江沿海高阜之鄉河道壅塞每歲必須開挑又有湖汭低窪之虞園岸被水衝洗坍塌倒春間必須修築奈何佃戶貧富不均心力不齊以致不能開挑脩築完備行監官吏到被喚集上戶即驗各佃地畝依例給付口糧併工成就既是高鄉開成河道遇旱

可以車水低鄉菜成園岸遇滂可以障水不致旱乾水溢而  
窮民秋收有望脫妻子於飢餓可以保全生息無溝壑之憂  
而又河港通流舟楫便於往來米麥豈粟商賈便於糴糴實  
百姓大有益之事也奈何窮百姓之言誰人肯聽北望省臺  
暗如天遠雖欲赴愬下情曷能上達唯有呻吟愁歎抱命聽  
終而已吁可勝痛哉可勝言哉

議者又曰蘇湖熟天下足者不足信也

國朝未破江南軍民未嘗闕食今天下如此其大田疇如此其  
廣蘇湖蕞爾之郡何足賴耶

答曰浙西產米之地甲於天下攷之近古唐自裴丞相以後

每歲運糧四百萬石給餉長安宋南渡每日運糧一萬石歲計三百六十萬石給餉兩淮今

朝廷每歲運三百萬石又有裏河客旅與販船隻尾尾相接不絕糧道京師郡縣官吏軍民家家用江南老米則蘇湖熟天下足之言信不誣矣范文正公曰蘇之一郡自可歲收數百萬石足為國家糧儲况浙西七郡之廣其為利又不可勝言矣愚故知浙西之地沃壤千里實天下生民足食之本其於水利豈可不盡心致力於斯今來

國朝官吏俸米怯薛口糧軍馬糧料二旺復糧比之未破江南之時豈止增加百倍若非浙西之米何以支持不闕今議者

之言特未之計耳

議者又曰每歲所湊曰土官糧特多民糧極少行監官吏亦曾問及否乎

答曰官田有公營心園諸色名項之夥亦宋各有承佃管領縣有籍冊及魚鱗圖本給付承佃又有田畝字號租額石斗印信簿書種田戶每歲又有由帖批銷如遇承佃告替官拘一應文籍交付新佃執照所以田地不致那換新種之田不敢荒蕪今者膏腴之產官司盡行撥賜

各投下官員及寺觀僧道人等供報數目圖籍既無待攷奸人從而作弊移東換西以熟作荒有司官吏略不加省遇有官



糧多而民糧少也行監官吏知此之弊不容捏合從實檢察  
追糧問罪此行都水監之所以罷也

議者又曰行監官吏知有如此之弊何不設法預防如何聽  
其變成而後問也

答曰孟子有言今有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  
身弗得行監立於大德八年之冬九年之秋止辦修治吳江  
之後大德十年春始行移路府州縣摺報田土數目每春修  
築圍岸分豁官民田土酒要一體成熟絲一二年漸次成緒  
俾民始少畏忌而行監已罷若假以歲月吾知經界不正而  
田萊闕矣又安有如此之弊哉今略奉一端以明前事大德

十年有司以熟作流冒除官糧四十餘萬石官吏賕賄以千  
萬計都省委官与行省追究未盡欽遇

詔赦釋免雖不至痛革其弊然亦可以鈐其口而奪其氣謂行  
監無功可乎

水利集卷之終